

刘伟冬/主编

# 俞剑华先生 学术讨论文集 (上)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ESSAYS  
ON MR. YU JIANHUA

■ 国家重点学科 建设培育点 ■ 全国高等学校特色专业  
■ 江苏省重点学科 ■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美术学学科

## 第二節

### 一 历史

敦煌的历史地理及其

敦煌县在甘肃省的极西部属酒泉

地方后来石曰瓜州漢元鼎六年一

郡西的一郡曰河西四郡第三凉州

東晉穆帝永和三年公元六置瓜州

郡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七置瓜州

改置西沙州唐太宗贞观七年公元七

南宗时公元七吐蕃侵陷凉州

宗建中二年公元七沙州被围十

东南大学出版社

# 俞剑华先生学术研讨论文集

· 上 册 ·

刘伟冬 主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俞剑华先生学术研讨论文集/刘伟冬主编.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641-1604-0

I. 俞… II. 刘… III. 美术史—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J1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4248 号

### 俞剑华先生学术研讨论文集

---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 版 人: 江 汉  
网 址: <http://press.seu.edu.cn>  
电子邮件: [press@seu.edu.cn](mailto:press@seu.edu.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3.75  
字 数: 8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1604-0  
定 价: 80.00 元(上、下册)

---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传真):025-83792328

## 代序 未曾忘却的纪念

□ 刘伟冬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学术界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和自由。但也就是在 30 年前,我国美术史论界的一代宗师俞剑华先生悄然地停止了的生命步履,这颗学术星空的巨星在科学的春天到来后的第一个冬季不幸陨落,使当时的美术史论界为之黯然失色。然而,俞剑华先生的学术生命却是持久而又永恒的,在中国美术史论 30 年来长足发展的每个阶段和每个层面,我们都能感受到俞剑华先生学术成就的熠熠光芒,他积沙成塔和淘沙觅金式的学术积淀,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画论的收集、整理和注疏方面的突出贡献,为我们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0 年来,他的许多遗著不断地被整理、出版,他的学术思想和观念也被同道们不断地引用和阐释。随着俞剑华先生更多的遗著的整理、出版以及对他和他的学术思想更加深入的研究,我们坚信他的学术价值和地位将会获得重新的认识和确立。

俞剑华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 30 年了,为了纪念这位在美术史论园地辛勤耕耘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先辈宗师,更好地弘扬他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成就,促进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南京艺术学院决定于 2009 年 4 月在北京举办“俞剑华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了能将这次会议开好,我们专门组织力量整理、出版了俞剑华先生部分遗著,同时又向海内外美术史论家约稿出版了这本纪念文集。在文稿的征集过程中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他们有的是海内外卓有成就的著名专家学者,有的是俞剑华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所收到的论文都高度地评介了俞剑华先生在美术史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揭示了俞剑华的学术特点、治学方法以及独到的理论建树。俞剑华先生主要从事的是中国美术史论的研究,在这方面,他与一些先辈大师一样具有不可争议的奠基之功,他的成就无论在原创开发的意义上,还是在格局和规模上,皆为他同时期乃至今天的许多学者所不及。在论文中,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俞剑华学派”的说法。其实,“学派”的概念既可以从学理上来看待,也可以从原始奠基的方面来考察。但不管怎么样,俞剑华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在今天已经得以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当然,俞剑华先生也有着那个时代造成的局限性,学派的传承正是在克服各种局限性中才得以实现的。我们今天纪念和探讨俞剑华以

---

刘伟冬: 1960 年 12 月生于江苏南通市,现为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艺术史教授、博士生导师。

及他的学术成就绝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回顾,应该说纪念和回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指向未来,这本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就已经从不同的立场昭示了一个同样的指向。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不仅使人们对俞剑华先生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而且也希望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在如今这个更为开放、文化条件更加优越的状况下能否作出无愧于前人的成就,以期将中国美术史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是为序。

2009年2月于南京

## 目 录 (上册)

1. 我国现代美术史学研究的杰出先驱者——纪念俞剑华先生 ..... 邵大箴/1
2. 功在筑基与铺路——评俞剑华的画史研究 ..... 王伯敏/3
3. 榆园追忆——俞剑华生平点滴纪实 ..... 俞述翰/8
4. 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出版的时代境遇 ..... 陈履生/18
5. 俞剑华和“俞剑华学派” ..... 马鸿增/24
6. 怀念俞剑华先生兼及其画其书 ..... 萧 平/27
7. 从俞剑华到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学之转型 ..... 梁 江/31
8. 俞剑华是我们学术研究的宝藏 ..... 顾 森/33
9. 咬文嚼字学俞老——古文句读与古画论研究 ..... 李福顺/35
10. 俞剑华对于南北宗论研究的贡献 ..... 尚 辉/39
11. 俞剑华中国绘画史论研究的成就与特点 ..... 陈池瑜/44
12. 从陈师曾到俞剑华：探索中国画现代转型的新路 ..... 陈瑞林/55
13. 20 世纪进化论美术思潮中的另支别派——论俞剑华进化论思想中的  
民族自强倾向 ..... 林 木/64
14. 俞剑华“中国画改良论”的实践佐证及理论意义 ..... 阮荣春 顾维喜/68
15. 俞剑华与传统美术史学 ..... 徐建融/72
16. 俞剑华现代绘画史观的广东视野 ..... 谭 天 魏祥奇/75
17. 俞剑华对中国绘画史建设的贡献——为俞剑华谢世三十周年而作 ..... 左庄伟/82
18. 丹枫如燃照秋山——怀念俞剑华老师 ..... 黄鸿仪/85
19. 我的最有意义的纪念 ..... 许祖良/87
20. Paintings of Distinction from the Wou Lien-Pai Museum of Chinese Art  
..... [英]Whitfield(韦陀)/89
21. Through Snow Mountains at Dawn: Ma Yuan's Exceptional Fuel Gatherer  
..... [美]Richard Edwards(艾瑞慈), Ann Arbo/107
22. Two Distinct Schools of Southern Song Painting——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u-hui Bao-jian: The Fourth Volume* ..... Ying Qian Jiuzhou Liu/124
23. 日本的中国绘画史研究与俞剑华 ..... [日本]近藤秀实/140
24. 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在韩国的传播 ..... [韩]金宝敬/142
25. 中国历代绘画研究概况 ..... [中国台湾]陈葆真/146
26. 折射光芒——俞剑华早期若干艺文活动浅探 ..... [中国澳门]陈继春/154
27. 文献遮蔽的“知识考古”——俞剑华美术史学意义之考察 ..... 顾 平/167

28. 中西绘画大同论评析——兼探俞剑华学术思想的圆融境界 ..... 聂危谷/177
29. 中国壁画研究的开山之作——读俞剑华《中国壁画》 ..... 王雪峰/185
30. 感性与理性：两种学术传统交织中的矛盾呈现——由俞剑华先生 50 年代的  
一段论述谈起 ..... 杭春晓/191
31. 俞剑华与学者画 ..... 贺万里/195
32. 俞剑华与现代美术史学——以绘画史研究为中心 ..... 朱万章/200
33. 作为社会科学的艺术史面临方法论和理论的挑战——纪念俞剑华《怎样编著  
中国画通史》发表 60 年 ..... 刘九洲/208
34. 论俞剑华《中国壁画》的学术特点 ..... 沈 俐/215
35. 论俞剑华学派对中国画论学科体系建设的贡献 ..... 刘亚璋 杜 环/222
36. 再读《中小学图画科宜授国画议》 ..... 陈见东/227
37. 回顾与展望：对俞剑华绘画史论思想的历史考察 ..... 殷晓蕾/233
38. 传统治学方法对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性——纪念俞剑华先生逝世 30 周年  
..... 孙向群/240
39. 从《书法指南》看俞剑华的书学思想 ..... 方建勋/244
40. 中国画文献学视野下的俞剑华之考察 ..... 万新华/251
41. 现代中国美术史学的重镇——俞剑华及其“俞氏学派”略论 ..... 赵启斌/261
42. 俞剑华与二十世纪的两次美术论争 ..... 王宗英/281
43. 传道授业 匡扶中华——谈俞剑华的教育之功 ..... 马 彬/289
44. 画、史兼修——俞剑华山水画风格变化的特征和成因初探  
..... 张金东 朱 娜/292
45. 关于俞剑华中国画山水作品市场走势特征和史学研究价值的思考  
..... 朱 娜/302
46. 洋为中用——俞剑华融合中西写生理论之我见 ..... 董娟娟/310
47. 论“南北宗说”在山水画形式发展上的误导——俞剑华先生对“南北宗说”的  
总结之意义 ..... 张春华/313

# 我国现代美术史学研究的杰出先驱者

——纪念俞剑华先生

□ 邵大箴

俞剑华先生是我国 20 世纪著名的美术史论家，他毕生献身于美术史研究和中国画论遗产的整理和研究，收获颇丰，成就卓著，不愧为我国现代美术史学研究的一位杰出的先驱者。

新中国成立前，先生即出版有《中国绘画史》、《最新图案法》、《立体图案法》和《书法指南》等著作，引起业界重视。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撰写和出版了近千万字的美术史论方面的著作，有《中国画论类编》、《中国壁画》、《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顾恺之研究资料》，画家丛书《王绶》、《〈石涛画语录〉注释》、《〈宣和画谱〉注释》、《〈历代名画记〉注释》、《〈图画见闻志〉注释》以及 280 万字的巨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等，著述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和影响之大，自不待言。其中《〈石涛画语录〉注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77 年由远滕光一翻译成日文出版，英国伦敦大学瓦特宋教授也将它翻译成英文在伦敦问世。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面对原始材料“靠、订、详、校”这个极为繁杂的过程，俞剑华先生特别重视对原始材料的收集和解读。在研究中他尤其强调文献材料与实物观摩相结合，一方面凭文献材料说话，另一方面又身体力行，先后到甘肃、陕北、山西、河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敦煌莫高窟、汉墓壁画、武梁祠画像石、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造像，他都用认真的态度和自己独特的方法，亲手临摹，研究考证。

“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俞剑华先生治学严谨，视角不凡。历经 40 余年编撰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一书，现在仍是使用率极高的一本专业工具书。他花 20 年时间，辑录了先秦、汉魏、东晋到清末典籍中的画论专著和论画诗文而编撰的《中国画论类编》，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已有著述中国画史的情况下，先生依据“斟酌损益，商讨繁简”的原则，撰写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画史——《中国绘画史》，以其史料丰富而又系统的特色，受到国内外学界的赞誉。

几百年来，山水画南北宗一说，一直在画界争论不休。先生的《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系统梳理了历代有关“南北宗”争论的重要资料，从未分宗前和分宗后的分析，提出自己很有学术价值的观点。

中国古代画论常常是以口诀式的简练语言传承下来的，俞剑华先生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原始资料谙熟于心，在研究过程中，抓住其中最关键部分的论点，进一步进行阐述，例如他对“六法”、“六要”、“迁想妙得”、“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形写神”、“写真”、“传神”、“写

邵大箴(1934— )：江苏丹徒人，中国美术史学家、美术评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心”等概念、范畴、命题的深入研究均表现出很高的理论造诣。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俞剑华先生的这些学术研究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之下进行的,物质条件的艰苦自不用说,精神上受到的压抑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一度流行的认为中国画不科学、需要用西画改造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曾使他苦恼、郁闷,但坚定的信念、执著的理想追求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在寂寞中担当这些对当时来说并不时行、但对中国传统绘画复兴和繁荣极其重要的学术整理和研究任务。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俞剑华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前辈史论家们的努力,中国传统绘画今天的生气勃勃的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

俞剑华先生也是一名优秀的画家。他对自己,也对从事美术史研究的人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万帙文”、“画万帧画”的要求。从事理论研究的人,经过努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万帙文”并不算太难,而“画万帧画”却非易事。虽然不能说一个好的绘画理论家必须是一个好的画家,但是,一定的绘画实践体验对绘画理论的研究肯定是有益的。弱冠之年,先生即师从陈师曾,绘画基础扎实,他擅长山水画,兼擅花卉,并工书法。画法受王蒙、吴镇、沈周、石涛等人的影响,创作的山水画笔墨苍劲,构图丰满,含蓄有味,自成一格。1928年,他和黄宾虹、张大千等人成立了“烂漫画社”,并在日本、国内举办过数次极为成功的画展。

先生极为勤奋,对绘画充满了热情,据他所述,仅在1930年,就积写生画稿数十册,游记六十本。现在看到他的《旅行写生记》的部分作品,令人拍案叫绝。据说这些杰作不久将出版面世,可以使大家从不同角度去研究他的艺术价值。俞剑华先生等老一辈史论家在艺术实践上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是后学者的楷模。

俞剑华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1918年他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到了济南一中任图画课教师,最先在济南一中创立美术教室,使得不少学生走上了艺术道路。1920年起,他又先后在北京美术学校、上海爱国女学、上海新华艺专、暨南大学、东南联合大学美术系、上海美专、上海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无锡华东艺专、南京艺术学院任教,更是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如今他的不少弟子乃至再传弟子已经在中国美术史论界声明远播,成为学界的领军人物。由是可知,正因为有了像俞剑华先生这样开宗立派的大学者的奋力开拓,我们的美术史论研究方能薪火不断,充满活力和希望。

今年是俞剑华先生离开我们的第30个年头。30年前,正是中国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发轫之年。先生虽然十分遗憾地没有亲历改革开放的光辉路程,但他的思想和学术成果一直伴随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不断学习、不断努力,为中国的美术史论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 功在筑基与铺路

## ——评俞剑华的画史研究

□ 王伯敏

俞剑华先生是我在上海美专求学时代的老师。课余，我常常上他的寓所请教，他对我的鼓励，不少成了我在后来教学与科研时的箴铭。1946年春，俞老师第一次给我们讲中国美术史课。一开头就说：“我讲的是中国画史，中国人应该学，中国的美术学生更应该认真地学。”50年代初，我当了美术史的教师，当我第一次给学生讲课时，就引用了俞老师的这几句话。其实，这几句话就贯穿了爱国主义的教育。

俞老师一生献身于史论的研究。他的重要著作《中国绘画史》，1936年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4年作了修订后重印，在美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俞老师被评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先驱者”。

俞著《中国绘画史》，分上、下册，计十四章，共七十八节，起自上古时代，下迄清代，并述及到“西画之东渐与中画之东渡”。全书以朝代前后为序，并以朝代分章，自唐之后，分门别类评述，如“唐朝之绘画”，分“道释”、“山水”、“鞍马”以及“画论”等。明清章，分述更细，除了绘画类别外，还分绘画派别与不同表现手法，如对“明朝之绘画”，分“山水”、“花鸟”、“杂画”、“梅兰竹菊”等，对于画家，则以阶层区分，如分“遗民之绘画”、“妇女之绘画”，又将“明朝之花鸟画”，再作分派。而对“明朝之画论”，则分“画史类”、“画法类”、“画品类”、“画鉴类”、“丛辑类”、“题跋类”、“杂识类”、“伪托类”等等，可谓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在30年代出版时，书林盛传，举世瞩目。

本文，拟就俞老师在绘画史研究上的成就，概述如下：

善于从文献中大取大舍；

有序有节地安排材料；

突破并梳理旧式编写；

走出书斋深院的大门。

以上四点，正说明俞老师在中国美术史这门学科上，给后人做了大量的“筑基”与“铺路”的工作，对中国绘画史在20世纪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

王伯敏(1924— )：浙江台州人，中国著名美术史论家、画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善于从文献中大取大舍

我国历代的画学编著,至民国为止,约有 800 多种,而与画史研究关系较大的约过半数,其中有记画事、画家、画派、画论以及收藏等等,真可谓“卷帙浩繁”。但是在这些编著中,过去的所谓“画史”,其实只记载某些画家的事情与作品的流传,所以到民国之时,文字资料不少,但要想撰写一本中国画学史,对于文献的取舍,就是一项较大的工程,取什么,舍什么;突出什么,减弱什么;真正价值在哪里,绘画发展的规律在哪里,如此等等,都得靠取舍者的学养与慧识。在俞老师编写《中国绘画史》之前,虽然有陈师曾、滕固、苏吉亨、郑午昌等前辈的研究与美术史的出版,已经做了不少开辟性的工作,但是,俞老师在这门学科的专业范围内,仍然又做了大量工作,他据繁杂的古籍资料,边取边舍,因为他要把“600 多万字”的有关文字资料,压缩到 20 万字左右的著作中,这是不容易的。他只有通过文献的取舍,然后运用这些新取的有限材料来阐明中国绘画在数千年来跌宕的发展历程,这就不是一件平凡的案头工作。俞老师尽了他的最大努力,在他那个时代,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项学术研究任务。据他自己所说:“文献,看来一大堆,我总不能像《佩文斋书画谱》的编写那样,纯用加法,把文献归纳起来,仍然作为一堆资料给读者”,对此,俞老师又说过:“有时,我把大量的文献资料给它舍之又舍,舍得只剩下几根粗线条,但也奇怪,这几根粗线条,倒给了我一些想法,所以我就在著作中画简表……”事实也正是如此,如他的《中国绘画史》第九章“唐朝之绘画”,末附“唐朝绘画大势表”,按初唐、中唐与晚唐来区分,把初唐定为“政教化”,把中唐定为“文学化”,把晚唐定为“纯美化”,又将这些绘画,以内容划分为有关政治的或宗教的,对于具体内容,他又分“鞍马”、“山水”、“动植物”、“其他”,最后,他把这些内容及其风格表现,归结到某几个代表画家,如把中唐所谓“文学化”了的运用水墨画的那套山水,归结到王维、张璪等画家。类似这样的“图表”,不论其论断的正确性如何,但是,俞老师凭着他多年的研究与剖析,能对文献大胆地作出了大取大舍,把极为复杂的事件,竟用“几根粗线条”给以概括清楚,作为 30 年代这个阶段的学术研究者,俞老师是有功的,有开拓精神的。后人读了他的著作,就凭着他所示的几条线,多少获得了教益与启发。

## 有序有节地安排材料

美术史的编写,分期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分期,不能脱离时代的实际,又要充分体现美术史发展的自身规律。时至今日,我国出版的美术史、绘画史,或者工艺美术史以至书法篆刻史,基本上按朝代为序。近数十年来,虽然有许多美术史家对此提出了新的意见,但在实际的著作中,基本上都还是以朝代先后为序,并以朝代为分期,总之,一部具有新的分期的美术史或绘画史的框架,至目前尚未出世。俞老师的《中国绘画史》,尽管他的时代划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仍以朝代为标准”,他始自“三代”,下至“清代”。但是在全书的叙述上,他却强调“中国画的演进特点,作了分论与综论”。姑且先读一读他的《国画通论》,即知他在编写画史时,自己另有一本账。《国画通论》于 1928 年 6 月 16 日发表在《真美善》杂志的第二卷第 2 号,早于他编写画史的准备工作的四五年。在这篇论文中,他一开头,就提到了“国画的复兴”,继而他提醒大家,必须重视“国画的價值”,他认为国画有“社会效益”外,对于“吾人

有陶冶精神的作用”。甚至认为它的最大效用,还在于“慰藉人生,调剂人生的苦乐。可以使人泣,可以使人歌,可以使人忧,可以使人乐,使苦恼的变得快乐,使消极的变为积极”。根据他的这种说法,所以在编写画史时,总是以国画的这条线作为主线来贯串。在《国画通论》中,俞老更多谈到了“国画的分类”。俞老师是怎样对待分类的,一是“从画材上分类”,如分“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虫鱼”、“博古”等;二是“从画法上分类”,如分“白描”、“水墨”、“设色”、“金碧”、“没骨”等;三是“从画意上分类”,如分“工笔”、“写意”、“半工半写”、“大写意”等。这在他的画史编著中,尤其是对宋元之后的明、清章节中,基本上都是按这种分类法叙述的。作为画史的编写,虽然还未涉及绘画艺术的本质,但在当时,有了他的这种分类与设想,便使他的这部画史著述,达到了有序有节地安排了各种史料,所以温肇桐曾评论,“在30年代,俞老的这种分类法是无可非议的”。

### 突破并梳理旧式编写

民国之前,画史编写,并无严格体例可循。如果要溯源,最早的画史,当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而这部编著,除前面的“六论”外,其实都凭着这位收藏家的爱好,较详地记录了两京寺观壁画和历代画家的传略。其他如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邓椿的《画继》,主要是一种画家传略的汇编,抑或夹杂一点画事的掌故而已。有的著作,名曰“画史”或“画史汇传”,实则无异于一种“藏画目”或“画家辞典”的出版物。严格地说,对如何较适宜地论述绘画在历史上的发生、发展以及在历史上的影响、作用和它自身的演变规律,这还是我国近百年才注意到的事。在20世纪,俞老师是一位较早地进行研究,并为后来研究者作出“铺路”的美术史前辈。俞老师对于画史的编著,秦汉之前,他把文献述及画事的,摘录、汇集成章,如述“三代之绘画”,他把《左传》、《史记》、《尚书》、《论语》、《周礼》、《孔子家语》、《毛诗》、《说苑》、《庄子》、《韩非子》以至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都给以“引其要”,然后加以“集合”、“排比”,这就较前人的做法,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秦汉之后,画事渐兴,画家多起来,画作影响大起来,对画事的议论也逐渐增加,又如绘画的派别逐渐产生,分派的议论也因此而复杂。有从风格分,有从师承分,有从地区分,种种说法不一,又譬如在画学理论上,专论、专著渐多,但由于议论者的审美情趣不同,论点也就各不相同。画事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进展,势必日益复杂。因此,如何梳理文献上的画史资料,便成为美术史家的重要任务。晚明自董其昌等将“画分南北二宗”以后,不少画家、鉴赏家、评论家都继之而全面铺开议论了。然而,比较科学地进行分析并梳理历代画学上的工作,这在前面已经提到,那还是近百年的事。

20世纪的上半叶,或就20年代至40年代而言,当时中国研究美术史的,有一个明显特点,除个别从事哲学、美学者外,基本上是美术史家,同时是画家,如陈师曾、黄宾虹、秦仲文、潘天寿、郑午昌、俞剑华、傅抱石等。他们一边作画,一边进行美术史的著述。他们有丰富的绘画实践经验,不仅了解历代画家的思想及其活动,而且比一般学者要深入得多。如俞老师的这部画史著作,很显然,他在某些议论上,就从画家的心态,对历代资料作出了更适合美术家理解的反复梳理。正因为他是画家,同时熟识画史资料,所以,对历代绘画风格以及演变论述时,不放过每个画家的一点长处,所以他的画史著作,能反映出许多画家在画技上的独到之处,如说某某善画斗雀、草虫,又某某善于“葡萄作点”、“画梅染胭脂”,又是什么“写方竹作

细笔阔叶”等,虽然这些整理不属画史的主要方面,但是俞老师能注意及此,正显示了他在研究上的特点。

再就是论及“西画之东渐”与“中画之东渡”,他给以列入“清朝之绘画”的第九节,字数不多,但意义深远。尤其对“中画之东渡”一文,他指出:“自唐宋以来,中国绘画逐渐流入三岛,彼国所习之‘南画’,即中国画也;彼邦视为画祖之雪舟,其作品乃近于夏圭,日本国画实即中国画也”,俞老师据事实作出明确的论断,这与日本有些学者“遮遮掩掩的论说”判然不同。俞老师说这些话之时,正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侵华势力高涨之时,俞老此言,不加“遮掩”,更表明一个中国美术史家的正直为人与爱国之心。

## 走出书斋深院的大门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只能说明读书人有书本知识,或说待人接物中了解到一些外界情况,其实,“不出门”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否则,前贤何必要提“行万里路”的重要性。早在清代,徐幹就说:“明,莫大乎自见;聪,莫大乎自闻;睿,莫大乎自虑。”事实证明,任何人,若能“广游天下,会心必自辩”。俞老师于50年代后,在对中国美术史作进一步研究的同时,毅然远行,突破过去只坐书斋伏案研究的一套工作方式,因此,在他后来撰写的大量论文中,都贯串着他的“自见”与“自闻”。

1954年与1955年,俞老师与年轻人一起,不舍作万里之行,据周积寅给他所编的“年谱”记载:“1954年五月至八月,(俞老师)考察济宁武氏祠,晋云山,泰安岱庙,泰山,长清灵岩寺,孝堂山,济南千佛岩,山东博物馆及图书馆,成都云门山,驼山,博山,潍县,北京周口店,望都,大同云冈,浑源,恒山,五台山,太原晋祠,天龙山等处古迹文物和各地博物馆的馆藏,模写文物及风景写生一百四十幅,写成《鲁冀晋美术文物考察记》,文字四万字。”可以想见俞老师在当时的收获。记得他曾对我说,“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文物丰富,我们美术史研究中,不看田野实物不行,看与不看大不一样”。“看与不看大不一样”,他的这句话,意味深长,给我留下了永不忘的印象。

1955年,俞老师又赴开封、郑州,并去洛阳龙门考察,还到了巩县、浍池、安阳及南北响堂山诸地,撰有《河南河北美术文物考古记》。同年7月,俞老师竟远行至河西走廊,到了敦煌。在莫高窟考察时,还一再临摹莫高窟的壁画,使他的《中国壁画》一书的编著,有了实地考察作为基础,输入了第一手资料于著作中。这与他过去的画史编著,大大地向前跨了可贵的一大步。1962年4月,许多美术史论家,由文化部组织,在杭州讨论并审订《中国绘画史》稿,有一天,他在会上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发言:“我想重写中国绘画史,来个天翻地覆,我们要有书本知识,更要有田野考察的实际知识,我的老骨头,虽然年过花甲,现在有火车、飞机,古人说,行万里路,我要与年轻人一起行十万里路,路虽漫漫,尽我的努力迈进。”这番话,博得了在座与会者的热烈鼓掌。当时我只38岁,尚未进入不惑之年,听了俞老师的话,无异给我以极大的鞭策,鼓掌之后,我沉思久久。深感俞老师的精神服人,年轻的后辈,怎么不需要猛追直上。

## 结 语

俞剑华先生不愧为我国有贡献的著名美术史论家，一生勤劳刻苦，突出地在中国绘画史这门学科上作出了努力。他的著作等身，除了他那巨著《中国绘画史》之外，其他如《顾恺之研究资料》、《中国壁画》、《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石涛画语录〉注释》等等，美术界几乎无人不读，其影响及于海外。俞剑华先生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晚辈学习。如果说，我在数十年来对于画史画论的研究，还有一点什么成绩的话，应该不忘俞老师的教导。尤其是俞老师那种锲而不舍的勤奋，我把它当作楷模。我的一生，有好多位可敬的业师，他们在年轻时，都不是“禀赋聪明”者，他们到了晚年之所以有很大的成就，就由于肯刻苦，肯钻研；也由于有毅力，有恒心。他们曾使“池水尽墨”，以至“磨穿石砚”。他们的硬功夫硬是“水到渠成”。先贤有言：“以弱为强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他们“谋”，无非“三余广学”，无非“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俞剑华老师能在中国绘画史这门学科研究上，对后人作出“筑基与铺路”之功，终成为 20 世纪令人崇敬的美术史家，此无他，就因为他的一生“发愤忘食”，兢兢业业，“不知老之将至”。

# 榆园追忆

——俞剑华生平点滴纪实

□ 俞述翰

1979年1月6日我的父亲俞剑华病逝在南京鼓楼医院,到今年1月6日已经30周年了。

南京艺术学院拟于2009年4月举行俞剑华国际学术研讨会,阐发俞剑华学派的内涵价值及其学术贡献,来函希望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一篇。承蒙盛情邀请,不胜感谢。

铭谢之余,颇为惶恐。我父亲毕生从事艺术事业及教育,争分夺秒,夙夜非懈,坚韧不拔,难有匹俦。然而,我初中时家父投笔从戎,高中我寄宿衢中,均未能继承庭训。在大学及研究所我专攻外语、外贸,发愤苦学,略有进境,又蒙名师谢震亚、钱钟书等教授耳提面命,始窥堂奥。所修课程都与艺术科目风马牛不相及。凡涉及艺术,自知无知,偶有议论,则南辕北辙,相去千里,必然贻笑大方。

兹检生活琐事数则,多与美术无关,聊供诸君一粲:

## 泥腿少年

我还小的时候,父亲说,我们家离黄河很近。有一次,他发现小腿皴裂得厉害,以为是害了什么病,很紧张。后来,走到黄河边,挽起裤腿洗了洗,泥浆洗掉了,就不皴裂了。

这件事我听过也就忘了。很多年之后,1966年部队移防到德州。我曾多次越过黄河。这才发现黄河床非常之高,干旱无水的季节非常之长。两岸老百姓徒步或涉水过黄河是家常便饭。但是老人总训诫孩子不许过黄河,太危险。

部队在德州驻防两年或多或少地知道当地的风土人情。抗日战争中,这里属渤海地区,又称马颊河一带。有的老百姓说,因为穷,这一带连日本鬼子都没有来过。我看未必。电影里不是有马颊河一带么!黄河南岸的河堤越筑越高,北岸黄河多年泛滥,盐碱遍地,每亩地只收27斤高粱。由于粮食匮乏,孩子营养不良,个子普遍矮小。当地盛产西瓜和小毛驴。小毛驴拉车,自己认路,庄稼人蹲伏在车上打盹,到家毛驴自己会停下来。冬天,老百姓的打扮都是黑棉袄束根草绳。

我父亲上学晚,十四五岁还没上学。大概常常瞒着大人过黄河玩,这就是暴露出泥腿子的小秘密。

---

俞述翰(1926—):俞剑华先生次子,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我的家是济南。济南在黄河南岸。论气候黄河南岸和北岸差不多，都偏热。黄河南岸，有山有水，家家垂柳，户户泉涌。南岸有山，地势险峻，名叫华山，北岸也有山，地势低平，名叫鹊山。有些像武汉三镇，南岸有山叫蛇山，北岸有山叫龟山。1967年春，我从黄河北岸的禹城直到陵县和德州，跋涉过七八个县，方圆二三百里都是盐碱地，不曾遇见过饭馆、旅店、寺庙。所到之处，都找当地支部书记派老百姓供饭吃。老百姓都以上等伙食招待军人，用玉米饼子和咸菜疙瘩，而他们自己喝地瓜秧子糊糊。

我父亲生前曾涉猎无数名山大川，也曾画过故乡的山景湖色，如千佛山、大明湖等，可是我从没见过我父亲画过渤海地区的穷山恶水。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德州的物产不是扒鸡吗？当地人笑着说：“扒鸡那个价钱，我们是不买的。你曾经走过很多农村，看见过德州生产鸡吗？德州的鸡不是生产在德州，是专门卖给火车上旅客的。”我又问：“符离集呢？”得知当地也很穷，但是以“烤鸡”驰名火车沿线。正像南京板鸭是出产在安徽，而是以南京水西门为集散地。

可见循名责实，也未必一定可靠。我父亲少年泥腿当然有其原因，我的猜测难道不对吗？

## 翡翠银簪子

我总认为，结婚应当两情相悦，除此以外，门当户对也是可取的。话就怕说滥了，好像门当户对，一定就是包办婚姻，不是自愿的。生活习惯上差异太大，不能互相适应的话，会有很多矛盾。

我的外祖父钱汝英是个古董商人，在济南城里鞭辘把子街开设“茹古斋”古玩店。我父亲读书很晚，17岁才小学毕业。在教育未能普及的地区，入学晚是普遍现象。我父亲成绩优异，得到校长和老师的资助。21岁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学堂，又获得山东省政府每年80元的津贴，名声在外，我外公认为这孩子很有出息，便竭力主张这门婚事。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往往喜欢倒过来想。家长有远见，是另一回事，这个远虑要实现还远得哩。男女双方所遇到的近忧是现实的、具体的。王宝钏寒窑还要等十八年哩，等得到大登殿，还是等不到大登殿，还在未知之数。

只要设想一下，我母亲的处境，一个城市的富裕人家的姑娘乍然嫁到郊区农村的男方家中，何况一切都是陌生的，连个说上话的人都没有！

一件能够见证我妈妈当年窘境的实物，是一个翡翠银簪子。这只银簪子虽然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女用来别头发的簪子，但是它却镶着一颗青翠欲滴的翡翠。

我自然从小就见过这支簪子，习以为常，不懂得珍惜。现在回想起来，它是母亲的陪嫁，也可能是一对，但是我只见过一只。听母亲说，外公铺子有好几饼干盒子这种玉器。就这一件翡翠簪子就显示出母亲家的身份比父亲家身份要高得多。由此可见，难为了我母亲这一辈子。

我母亲生了三个孩子，我哥哥、我和我妹妹。母亲一直关爱着我们。我们家多次搬迁，从济南到上海，从上海逃难到福建，然后迁回上海，又到无锡、南京，我母亲故世在上海，安葬在上海龙华公墓。这支银簪子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母亲逝世时60岁。

自从我家搬到上海之后，我外婆关氏曾经千里迢迢单身坐火车到上海来看望她的心爱的大女儿和外孙女。那时我还很小，后来我曾看见过一张照片，是一个穿着整齐、站在我家石库门天井里的老太太。我外婆也不是很幸福的。她有一个儿子，几乎是个痴呆。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贴心，叫钱秀真，小女儿能干，解放后当过居委会主任。我到山东之后，游览了趵突泉、黑虎泉等名胜，找到了我的故乡镇武庄，倒也觉得环境干净利落。我的堂弟在附近的小学教书，不知是谁家的孩子去唤他，不一会儿堂弟带着一大堆大大小小不等的孩子都上前来叫爷爷，我也没有弄清谁是堂弟的孙子。在堂屋里坐了一会，看见墙上几幅老爷（我父亲）的山水画。在离去的时候，走到门口看到一垛垛的砖瓦。堂弟说老爷爷给了三百块钱买了砖瓦，准备修房子。我内心不禁惭愧起来。

我当然想到城里去寻根。但是我知道我二姨（妈妈的妹妹）故世以后没有后人了。但是我觉得认认地方也好。我找到城里，现在叫共青团路，一条宽敞而热闹的马路。我找到珍珠泉，是省政府所在地，答复是谢绝参观。我绕过省府主楼去看民居。只见矮墙低檐，狭街小巷，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询问辘辘把子街在哪里，已经没有人知道了。我就只好放弃。

## 菊花石笔洗

菊花石出产在湖南某地，是我小时候心爱的东西。笔洗就是洗笔的水盂。每个水盂都有一棵白色的菊花生长在水盂的明显处，是天然生成的，不是人工镶嵌上去的。正因为是自然生成的，特别可爱。

父亲援身抗战离开了上海。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家里的书籍、印章、照片我就可以任意翻动。我发现了两三块菊花石。本来家里我父亲的画轴、字帖、中西书籍、印章、笔墨都是不许我动的。后来我对书法着了迷，我父亲看我写字有点开窍，就采取了开放的政策。尽管如此，他的书稿、画稿，是绝对不敢动的。

我后来弄明白这几块菊花石是他创办“翰墨缘文具店”的商品。他曾经在《翰墨缘》半月刊的广告里提到过菊花石。有一次我在乱翻书时，发现有容庚、郭沫若所写的殷墟甲骨文的著作，虽然看不懂，但是对甲骨文字的模样颇好奇，我模仿着刻几个甲骨文字在菊花石上，自我欣赏一番，颇觉有趣。

当然，翰墨缘文具店还有其他有趣的东西，不过像这样古色古香的东西不多。我刻了字之后却又后悔了，觉得现代的菊花石上刻上甲骨文，有点不伦不类。万一我父亲看到，发起脾气来，甲骨文我又抹不掉，想到这里心里还是怦怦地跳。

翰墨缘由一位姓焦的经理接任，另一说法是我伯父俞子衡接任。我猜想后一种说法可能性大一些，那时家族式的管理还不认识其弊病。自己家里人可以随便拿铺子里的东西，或者赊个账不付现钱，不到两三年，铺子就倒闭了。

## 老师的威望

我从来未曾见过我的太老师陈师曾先生，他逝世的时候只有47岁。我那时也只有两三岁，什么事也不懂。我对太老师的看法当然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不在家，我就从我父亲保存下来的画作、文章去推断、设想。